

側寫鄰居楊家 - 台灣光復節的回憶

張鴻運

張燈結彩喜洋洋，勝利歌兒大家唱，
唱遍城市和村莊，台灣光復不能忘。
不能忘，常思量，不能忘，常思量。
國家恩惠情分深長，不能忘。



照片看歷史／1963年歡慶台灣光復2萬民眾市區大遊行| 聯合報

(圖1.慶祝光復節)

這是在小學五年級音樂課上學到的台灣光復節歌。好像六年級準備聯考就沒有音樂課了。彼時的音樂老師是一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年輕女老師。教學熱忱極高，不但教我們唱歌還教我們認識五線樂譜，更組織了學校的樂隊，包括口琴、鈴鼓、口風琴等等樂器。音樂教室有一架直立式的鋼琴，我猜想那是這位老師家的私有財產，放在音樂教室中，方便教學。以當時60年代早期國民學校的經費，小學校內不可能配置鋼琴。

當時常說"光輝的十月"，因為10號是國慶日，25號是光復節，31號是總統華誕，學校放假。對一個小學生來說，放假總是受歡迎的好事。大概在九月底街道上便搭建好了牌樓，三個節日只更換牌樓上的書寫字體即可。參加10/10國慶學生遊行是上了中學以後的事，小學生彼時尚沒有這份榮幸。只是在總統府閱兵過後，我們擠在羅斯福路兩旁觀看閱兵回程的坦克車。部分接受閱兵的部隊臨時駐紮在古亭國民小學內，離我家不遠。



我家住在一個老街區，聽說是早年由萬華到新店的必經要道。大致與今天的汀州路平行。我家巷內多半是公務人員宿舍。有郵政局、電信局、公路局，

外交部等機構的宿舍，也有些私有住宅，居民多為從大陸遷台的家庭。巷子是條死胡同，這樣封閉的區域正好提供了我們小孩兒遊戲的好地方。而小區之外則清一色為本省籍家庭所在，生活多以打工及做生意為主。小時候巷子裡的孩子和巷子外的孩子玩不了一塊兒，唯一例外的時候是過農曆新年時，巷內巷外的孩子們會彼此投扔鞭炮，玩起炮仗。

說巷裡巷外的孩子不接觸也不盡然，我家隔壁屋後楊家的萍姐與我姊姊同讀古亭國小。同班同學中還有師大英語系系主任的女兒，也有住在我們巷內母親在外交部上班的女孩。國民小學真是個好地方，把不同族群不論是達官貴人或販夫走卒的子女都融合在一起，有教無類。巷子後面的台灣人家，每年到了十月二十五號光復節這天有吃拜拜的傳統，但凡經濟上過得去的人家都在這天宴請親朋好友在家擺桌，少則一桌，多則五六桌。整條街佈滿了露天廚房，廚師們忙著掌勺，服務人員忙著往屋子送菜。這不是迎神賽會，跟宗教活動完全沒有關係。

萍姐每年光復節都來請我姐姐去吃拜拜，而我姐姐每年都帶著我一起去。如此白吃了人家好些年拜拜。對楊家稍有了解。

楊家的住房甚大，可能是不斷加蓋的結果，格局卻有些紊亂，住著三戶家人：萍姐一家父母及三男三女；守寡的姑姑及其二女一子；在古亭菜市場賣水果的叔叔一家四口人。我記得早年其家中還養豬，後來發家完全是一步一步日夜辛勤努力的結果。楊伯伯專門包攬高壓電纜設置工程，家中大門上沒見過生意牌匾，但在街對面有一存貨的小倉庫，內有大狼狗把守。牆外還堆放著些木頭製的電



纜線軸及水泥板。另外還擁有中型卡車停在路邊。楊伯伯常往山裡跑設立高壓電塔。有一回楊伯伯上山因路況的問題車子摔下了懸崖，楊伯伯身受重傷而過世。楊媽媽好像還去過中部某地“問陰”——藉由附體靈媒與亡靈對話。家中三個男孩子自然守著爸爸的事業。父親出事沒幾年，家中老大帶著大狼狗去中正橋下的螢橋游泳，臨晚時狼狗全身濕淋淋的獨自返家，楊家長子游泳時不幸溺水而亡。此事發生後，家中二哥接掌了生意，沒想到他生意做得非常好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，聽說生意上往來金額之大往往令人咋舌。

楊二哥娶了在家附近開美容店的女老闆，這位女老闆年輕漂亮人緣手藝俱佳，我大姐每次從台中來家歸寧，都要去她那兒做頭髮。她總是一邊做頭髮一邊陪我大姐閒聊家常。楊二哥不久後在金門街購置了房產，與前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將軍住同一條巷子，與早期著名的電影明星周曼華及其夫婿導演張九蔭家隔了一條巷子。萍姐學校畢業後在中山北路的某大飯店任職櫃檯接待人員，因此認識了在飯店中負責電梯維修的領班，其曾在日本學習電梯維護技術。二人結為連理，育有一子一女，但其夫婿在61歲退休後不久就過世了。萍姐有個妹妹聰明伶俐又漂亮，學校畢業後考取了中華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務員，即所謂的空姐，如今大概也是祖母級的人物了。楊伯母高壽，我前幾年回台時，還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由外傭推著在街上走。老人家90多歲過世時，我住在台北老家的哥哥送了兩千元的賻儀，但萍姐硬是將白包收下，而將兩千塊錢退還了回來。（圖3.昔日中正橋（螢橋）

我讀中學時曾和姐姐,萍姐,及另一位他們小學女同學一起去中山北路的再春游泳池游泳.萍姐可能因為哥哥溺斃的關係,有些怕水,只是站在池中的一個角落看大家游泳.萍姐為人和藹可親,見到出入的鄰里,總含笑問道"吃飽了沒?".她還有位出名的表哥,陳X郎.1960年代的籃球國手,可能跟謝恆夫,黃國揚同一時期打球.彼時打籃球的多為外省子弟,陳X郎為台籍人士能打到國手階級,可見其球技了得令人羨慕.我記得楊家門口的榕樹上掛著籃板及籃圈,聽說鄰居街坊可以挑戰陳X郎投籃技術.萍姐的姑姑擅長縫紉技術,育有兩女一男.大女兒任職公路局,聽說職務不低,二女兒為小學老師,兒子學習電工,畢業後在聲寶電器公司任職多年.有一年我家的聲寶電視壞了,打電話請聲寶公司的維修人員來修理.修理人員在得知我們熟識楊姑姑的兒子後,二話不說,不取分文修理費.想必是姑姑的兒子正好是修理人員的主管.



(圖4.再春游泳池)

如今小巷內昔日的日本式的木屋都已改建為一棟棟公寓,因此街道顯得特別窄小.真不可想像如此逼仄的環境竟帶給了我無法抹去的快樂童年回憶.如今兒時玩伴多數散居海外.而巷外人家的樓房也都高樓拔地而起.街邊停滿了私家汽車.楊家的公寓矗立的街角顯得特別氣派.

巷裡巷外,台籍外省,我們生活在同一時空下.光復節街道上家家戶戶宴客的喧囂聲及路邊乞丐的哀求聲,將永遠存留在我的心底.

9/23/2025寫於紐約